

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综述

姚羽

(武警杭州士官学校 训练部,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 士官被美军视为“军中脊梁”。美军的强大离不开高素质的士官队伍, 而造就这支训练有素的士官队伍的基础则是美军科学、完备、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体系。美军士官的教育培训体系是在士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建立并发展完善的,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 已形成了一套满足战争需求、适应士官职业发展的专门教育体系, 既有鲜明的军事职业特色, 又具全面、开放、规范、动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征。从美军士官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 呈现出教育与训练的联系更加紧密、军官与士官职业军事教育之间的差距更为缩小、士官联合素养的培养进一步加强等趋势。美军士官教育培训对建立完善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美军; 士官; 职业教育体系; 特点; 趋势

中图分类号: E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6) 03-0056-08

A Summary of American NCO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System

YAO Yu

(Training Division, Hangzhou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Academy of PAP,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NCOs are viewed as “Backbone” of the US Armed Forces. The powerfulness of the forces is just due to a world-class NCO corps, which is developed by a formal NCO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ME) Program. American NCO PME System has evolved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NCOs for nearly two hundred years and formed a system that meets both the demand of the war an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NCOs. The system possesses unique military and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NCO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will be an increasing mix, the gap between officer and NCO PME will be narrowed, cultivation of joint qualities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so on. Training American NCOs provide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NCO PME system.

Key words: US Armed Forces; NCO; NCO PM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trends

士官作为军队中特殊的职业群体, 是部队最基层的作战、管理、训练和技术骨干。美军士官承担了大多数国家多为军官所担负的职务, 在美军建设发展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而被视

为“军中脊梁”。美军的强大离不开这支世界一流的高素质士官队伍, 而造就这支训练有素的士官队伍的基础则是美军科学、完备、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体系。

一、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演进历程

不像军官团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职业化历程，美军士官团一直不被认为是一个专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套职业发展的正规制度，也没有一个规定的职业生涯模式和对士官明确的职业指导，尤其是一套完善的教育训练体系。随着士官制度从无到有，士官所履行的职责日益多样，美军士官的教育培训体系也在士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建立并发展完善。

现代职业化的美军士官队伍起源于1775年诞生的大陆军。1778年冬，帮助大陆军训练士兵的普鲁士军官施托伊本（Friedrich von Steuben）编写了《美国军队秩序和纪律条例》。这一通常被称作“蓝皮书”的条例将大陆军士官划分为下士、中士、上士、军需军士和军士长五种军衔，第一次对各级士官的任务与责任做出了明确规范，还专章论述了对士官的教学。在《条例》中所作的框架性“蓝图”的基础上，美军士官各项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在美国建国初期保持部队战斗力上发挥了独特作用。1829年，美国陆军颁布的《步兵战术概要》进一步规范了军队中士官的角色，首次为士官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以确保所有的士官准确掌握操练和使用火枪的知识，具备训练士兵体能、组织火力和行军带队等那个时代必要的当兵技能^[1]。随着美军士官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得到确认，士官教育开始受到重视，虽然当时主要还是通过在职训练（OJT）来培训士官。1824年，美军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成立了第一所集中对士兵进行教学的军校^{[2]①}，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士官教育的开始。

1861至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士官队伍在双方军队中的一线指挥岗位发挥了难以替代的战术作战领导作用。19世纪70至90年代，美军一直处于与印第安人小规模军事冲突状态，士官作为小分队领导者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在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海外远征作战——美西战争中，美军士官还担负起训练新兵的重任^[3]。从19世纪末开始，现代科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部

门和岗位，技术型士官在美军中的比例与日俱增，更进一步增强了士官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性。内战期间，陆军内部对士官培训问题曾产生过激烈争论^[4]。凯西（Silas Casey）少将在其有关战术的著述中呼吁加强士官培训。他坚持认为，士官必须接受正规培训，以便在战场上承担指挥职责。但有些军官，特别是连级军官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连长最了解士兵的能力和弱点，可以更好地为士兵提供在职训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官，关键在于实践经验积累，而不是课堂教育传授。“院校教育”与“在职训练”两种培训模式之争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内战之后，陆军逐渐达成共识，有必要加强对专业兵种士官的培训，在恢复门罗堡炮兵学校的基础上，1868年又在格里比堡新建培训军官和士官的通信兵学校。到19世纪末，步兵与骑兵应用学校、工兵应用学校等其它承担相应专业兵种士官培训任务的学校也先后出现^[5]，而专门培养指挥士官的学校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支持，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战争经验比教室更能培养士官的作战指挥能力。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士官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兵训练工作。二战后，士官在平时、战时的作用日益突出，数量迅速增加，职业领域不断拓宽，等级也随之增多，各军种总军士长职位的设立进一步提升了士官队伍的地位。面对冷战时代对士官队伍提出的新要求，美军开始将士兵的职业教育放到重要位置，士官教育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1949年9月，驻德美国警备部队第2警备旅在慕尼黑詹森军营建立了第一所专门培训士官的学校^[6]。建立士官培训专设机构的做法很快被美军其它单位所效法，一些陆军师陆续开始创办自己的士官学校，战略空军司令部则于1952年在英格兰的西德雷顿成立了一所士官培训学校，它也是空军第一所公认的军校。1957年初，空军参谋长特文宁（Nathan F. Twining）签署了空军条例50-39《士官训练》，率先着手把士官职业教育法典化^[7]。同年，陆军部发布350-90《士官学校》条例，首次建立起了全陆军范围士官学校的标准，士官教育得到规范和进一步加强。到1958年，美国陆军已有17所士官学校^[8]。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越南战争，大量军事行动是以班排规模展开的，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对士官领导者的需求，陆军还根据业已证实有效的预备军官课程开设了“预备士官课程”（NCOCC），为美军输

送了约33000名士官,也奠定了后来陆军士官基础课程的模式^[9]。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场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变革悄然兴起。在建设小型职业化军队的发展目标下,服役时间较长、专业过硬的士官成为美军建设中重点保留和培养的主要兵力部分。为锻造一支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士官队伍,美军对士官选拔与培训制度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提高士官的标准,把高级士官晋升审批权集中在五角大楼;借鉴已经较为成熟的军官职业军事教育体系,建立了相应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EPME)体系,士官教育进入成熟期。早在1969年初,美国陆军部就批准建立类似于军官培养的基础、高级、资深三级教育方案(士官教育系统(NCOES)的前身),给士官提供循序渐进的职业课程。1972年7月,士官教育的核心基地——美国陆军军士长学院(USASMA)正式创立^[10]。同年,空军也成立了高级士官学院(SNCOA),从而填补了美国空军职业军事教育在高级士官教育领域的空白。海军高层领导也认识到很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发展海军的高级士兵领导者骨干队伍,于1981年在罗德岛的纽波特成立了高级士兵学院(SEA)^[11]。几个军种中,海军陆战队是较早开展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1970年12月,第一所参谋军士学校就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发展与教育司令部建立,首批招生名额限定为50名上士^[12]。1982年,成立于1976年的海岸警卫队高级士官领导力与管理学校和陆军军士长学院合作,组建海岸警卫队军士长学院^[13]。至此,各军种都建立了本军种最高层次的高级士官学院(军士长学院)。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得到不断修订和改进。1984年开始,陆军军士长学院统一负责士官教育系统所有的公共核心教学阶段,士官教育系统得到进一步强调,并在次年整合到晋升程序中;在199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9万名学生从陆军士官教育系统课程毕业^[14]。空军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演进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在1993年成立了空军大学士兵职业军事教育学院,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将美国本土的10所空军士官学校统一划归至这一新成立的学院,由其负责全空军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计划^[15]。海军陆战队也通过1989年建立海军陆战队大学,对士兵职业军事教育课程执行标准化管理^[16]。每个军种逐步构建并理顺了自己

的士兵职业教育体系,把对士官循序渐进的军事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和提高士官职业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军已形成了一套满足战争需求、适应士官职业发展的专门教育体系。总体来看,其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既有鲜明的军事职业特色,又具全面、开放、规范、动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征。

(一) 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完整,自成系列

美军一贯重视职业军事教育,从任命前、初级、中级、高级直到将官级教育,军官教育已经形成了五个层次的完整体系;作为相对于军官教育而存在的重要类型,士兵教育(包括士官教育)在美军中也是地位相对独立、内部自成体系的。

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是美国武装力量各军种提供给士兵的正规教育体系的总称,由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海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海军陆战队大学实行集中领导与管理。就其结构而言,包括军种职业军事教育和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两大类型,各自又划分为若干梯次的职业教育层次。士兵军种职业军事教育共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与士兵职业生涯中五个重要的阶段相联系,从低到高依次为^[17]:预备级,适应对象为E-1至E-3;初级,适应对象为E-4至E-6;中级,适应对象为E-7(海军陆战队为E-6);高级,适应对象为E-8至E-9;行政级,适应对象为最高级E-9^②。落实到各军种上,其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略有不同。美陆军士官培训从下士晋升中士阶段开始,下士完成入伍训练后,相应地在士官教育系统接受循序渐进的五级培训体系:培养E-5级中士的战士领导者课程(WLC)、E-6级上士的高级领导者课程(ALC)、E-7级三级军士长的资深领导者课程(SLC)、E-8级二级军士长的主要领导者课程(MLC)和E-9级一级军士长的一级军士长课程(SMC),旨在提高士官队伍的职业素质,为士兵提供渐进、持续的发展机会,增强职业吸引力,培养训练有素、有奉献精神的士官去担负陆军责任越来越大的岗位。空军士官的培训则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依次由航空兵领导力学校、士官学校和高级士官学院负责实施;特等兵晋升中士要完成航空兵领导力学校的课程,

而后中级士官进入士官学校学习，高级士官接受高级士官学院的培训。其中，每一级课程在深度、长度、内容和学习目标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又相互衔接、逐级升高。同时，培训与晋升直接挂钩。美军规定，士官每晋升一级前，都必须在“选拔、培训、晋升”系统下接受下一等级相应的培训，级别越高，接受职业教育的次数就越多。士兵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则交织贯穿在各军种提供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中，包括基础、生涯、高级、拱心石四个教育层次，适应对象分别为E-6级以下士兵、E-6/7级及其以上的士兵、E-7至E-9级军士长、E-9级司令部指挥军士长，同样贯穿士兵的职业生涯^[18]。美军认为，联合作战环境已扩展到战争的各个层次，五个军种在战争中也已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这一新现实使得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必须扩大到全体士兵。通过在现存的职业军事教育中嵌入联合背景，提高士兵作为联合部队的一员有效作战的能力，为其成功应对未来复杂的作战环境做好准备。

（二）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体系建设全面开放

士官院校教育是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但军事职业教育并不仅仅限于院校教育，而应伴随军人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只有实施终身教育，才能促进军事人才不断成长。美军立足于士官岗位任职需求和长远发展需要，很早就绘制了士官人才培养的全程路线图，并把正规教育、非传统教育都纳入到体系建设的视野中，构建了全面开放、富有活力的士官职业教育体系。

美国陆军部手册600-25《美国陆军士官职业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士官人才的培养包括院校培训、实践任职、自我发展这三个既有区别但又紧密相连的维度^[19]。“自我发展”同样是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与途径。美军士官在教育中心顾问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由其不间断地指导士官自学，使每名士官都能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学什么内容，到哪里学习，如何学习，明确自己的发展前景。由于美军士官院校不开展有学历的职业教育，中、高级士官的任职教育所需要的高等学历，就是通过教育系统的自学渠道解决的。陆军的中学补修计划全额资助所有中学未毕业的士兵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大学学位计划为希望参加大学课程学习的士官通过远程或网上学习获得大学学位。军人机遇学院（SOC）是一个由全美各地及海外各院校组成的网络，这些院校有自

由入学的条件，允许士兵通过非传统方式完成学术或技术课程学习，获得学位或证书；电子陆军大学则为士兵提供百分之百的学费支助，通过网络学习获得大学学位或技术证书。美国空军社区学院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专为空军士兵设立的可颁发学位的高等院校，为空军士兵提供与军职专业相关的大学学位。如果需要参加学院缺乏的课程以完成学位，士兵们还可去空军机构所在地区任何受到认证的民间院校进修。此外，各级职业军事教育的许多内容也都可通过非驻校课程来完成。美军士官通过自学与函授教育成功地完成与驻校学习相同的基础文化教育，不仅获得国家承认的普通中等教育文凭和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证书，增强了自身的素质，还获得与驻校学习相同的晋升资格。为实现各种形式培训之间融通衔接，避免重复学习，提高培训和人才使用效益，美军还建立起了军队和民间各类培训成绩互认机制，构建起士官教育的“立交桥”，士官的军事教育、训练及经历都可以转换成申请地方大学学位的学分，技能认可项目使得士官在服役期间学到的某些技能也能在民用部门获得认可，而所有各军种高级士官学院都是经过鉴定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大学层次的课程，换言之，在各军种高级士官学院的课程学习就可以转换成申请大学学位的学分。这无疑是一种将军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整体框架的成功做法。

（三）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保障体系运作规范有效

制度是保障军事职业教育体系规范有效运行的关键。注重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体系管理、运行的法律法规和基本制度，是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又一显著特征。

美国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法律体系相当完备；美国军队在实施某一项重大改革或采取某一项重大举措之前，也通常立法在先。为确保士官职业教育的有效实施，美军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士官职业教育进行了规范，搭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框架。从颁布机构的层次上划分，可分为国会与总统层面、国防部与参联会层面、各军种部层面以及军种内部四个层次颁布的法规制度。譬如，《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是参联会颁布的法规，规定了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理论依据、阶段划分和内容设置、评估机制、组织领导以及士兵联合职业军事教育等五方面的问题；陆军部

颁布的相关条令、手册等更为细致深入,主要有陆军部条令如350-1《陆军训练与领导者培养》、621-5《陆军继续教育系统》,陆军部手册600-25《美国陆军士官职业发展指南》等;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则负责制定具体训练条令、政策与程序,制订有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条令350-10《院校领导者培训》等。各项法规制度针对性强、便于操作、更新较快。空军条例50-39《士官训练》对三类士官院校需要达到的最低标准,开设各类班次的特定权限、课程信息等都有详细说明;自1957年颁布后,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更新了两次,并在1965年更名为《士官职业军事教育》;1970年到1979年间,该条例又进行了四次影响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修订;随着空军大学士兵职业军事教育学院的建立,这一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管理条令再次重新调整,于1994年纳入到空军指令36-2301《职业军事教育》中。参联会主席签署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也是每隔5年便进行一次审查修订和重新颁布。此外,法规体系间内洽性较高。士官教育系统是士兵人事管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士官人事制度主要内容有士官的选拔、培训、考核、晋升、任职等,这些制度不仅渗透到了士官职业生涯的各个环节中,也充分体现在士官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中,虽然作用范围不同,却始终保持了各法规之间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从法制上确保了教育的规范性。

(四) 以实战检验为标准,促进体系不断发展升级

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看似完善,其实也在不断变革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美军以实战检验为标准,根据“实践(战争)——修改——再实践(战争)——再修改”的路径对士官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加以完善,使得士官培训质量不断提高,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军队为战争而建,军人为打赢而存。军事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人才。越战期间,为补充士官数量,美军开设了“预备士官课程”。经过12周“速成”培训,毕业学员便晋升为中士或上士,随后再进行9-10周领导技能的实践锻炼,即被派往越南战场,结果使部队战斗力大减。“‘速成’的士官也有优秀者,但为数有限,能力较差的士官留在军队,并在出现缺额又无其他人选的情况下得到晋升,部队的素质和行动深受其害”^[20]。越战的教训促使美

军通过发展士官教育系统实现军队复兴,严格接受过士官教育系统逐级培训的士官,在十多年后的海湾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陆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最初只有基础、高级、资深三个层次的培训,后来陆军又设立初级领导力发展课程(PLDC)增强士官队伍的职业教育,整合后的士官教育体系包括四个层次的课程;为及时补充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获得的作战经验,2005年10月开始,战士领导者课程取代了初级领导力发展课程;从2015年10月开始,主要领导者课程正式成为陆军士官培训一个新的层次,为即将晋升为二级军士长的三级军士长领导一个连级单位和当好参谋做准备,以填补E-8群体的知识缺口。此外,各级职业军事教育计划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中,目前的培训课程内容着力于培养士官领导才能和管理技能,以及提高其对军人职业的了解和认识。在现役军人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士兵有机会担任一级军士长职务,美军一直较为关注士兵高级职业教育。拱顶石课程是美国国防大学开展的一个将官教育项目,实施效果相当不错,受此鼓励,国防大学又为高级士官长设立了拱顶石课程。这些都可视为美军在士官职业教育体系上不断进取的例证。美军重视实战,通过战争检验汲取经验教训,促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发展升级,也是美军职业军事教育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

三、美军士官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从美军士官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如下几个趋势:

一是教育与训练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从施托伊本时代开始,训练一直是美军的一部分,然而教育并不是。直到美军在二战后面对大批未经培训的士官和士兵,才开始关注职业军队士兵领导者队伍的培训,教育被实践证明是建设一支真正的职业化军队的驱动因素之一。美军认为,教育很大程度是从认知领域维度来定义的,培养开阔的眼界、多元的视角、批判性分析、抽象推理和创新思维,尤其是关于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的创新。训练则是从技能领域的维度出发,侧重于指导与提高个人担负特定职责和完成具体任务的能力。但是,训练与教育并非相互排斥,职业士官既需要全面的教育教会他们如何思考,也需要特定的

训练教会他们如何完成实际任务，但在不同的职业阶段和岗位领域，这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都不相同。随着士官职业教育更加重视作战相关的任务，教育与训练的目标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是军官与士官职业军事教育之间的差距会更为缩小。鉴于军士长在“中间管理”阶层占据着一个特别的位置，未来士官职业军事教育与军官职业军事教育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以使指挥官和他们领导的士兵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三是士官联合素养的培养会进一步加强。联合作战是未来基本作战形态，“强化联合作战”被美军视为转型的第一大支柱。特别是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践后，进一步统一了美军各军兵种在联合作战上的共识。21世纪战争的核心概念“联合相互依存”（joint interdependence），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士官和军官一样懂得不同军种的优势和局限性，并且知道如何将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迅速完成任务。2005年《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的颁布标志着美军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已由军官走向士兵，未来美军士兵职业军事教育会更加注重强化全体士兵联合素养的培养。

四、对完善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启示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重大决策的提出，我军也开始了军事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探索，旧的各级教学模式正在向新型职业军事教育模式转变。美军士官教育培训的创新理念和成功做法，对建立完善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围绕军事职业素质提升，健全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结构

士官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教育类型，其职业教育体系应当具有完整的结构。目前我军士官教育培训体系逐级分层的格局虽已基本成型——士官首次选取前的资格培训，大体相当于美军晋升E-5级中士的培训，士官初晋中、中晋高的升级培训，则相当于美军由E-5至E-9的晋升培训——但却存在着内部层次结构及承接关系不完善、不合理的问题，不符合士官发展的需要规律。我军现行的士官管理规定，仅强调初级士官选取中级士官、中级士官选取高级士官前需进

行升级培训，至于初级士官由下士晋升中士、中级士官由上士晋升四级军士长，以及高级士官由三级军士长至一级军士长的晋升，则没有明确的培训要求；而且，体系内部的层次衔接不畅。初、中、高各级的培训内容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形成衔接递进关系，交叉重复较多。我们的竞争对手美军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体系结构则相当完善，紧密围绕逐级提升士官军事职业素质的目标，已经形成了五个层次的军种职业军事教育，外加四个层次的联合教育，整个体系科学而合理。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完善初、中、高三级培训体系的目标任务，借鉴美军经验，我们应进一步细化培训层次，消除现有分级体系中客观存在的局部“断层”环节。此外，要注重衔接性。合理规划各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训内容，实现有机衔接，形成多层次衔接贯通的培养体系。通过构建完备的职业化教育体系，确保士官在服役的各个重要阶段都能接受相应的院校教育，按照职业需求发展的客观条件提高职业素质。

（二）以军事人才全程培养理念为引领，科学设计士官职业成长路线图

现代教育越来越强调终身教育理念，要求人的一生要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教育。对于不断晋升职务等级的士官来讲，在其职业生涯当中更应如此。美军以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士官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对士官职业生涯过程进行系统规划，勾勒出士官的全职业生涯蓝图；其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紧密融合了士官职业发展，以军职专业划分为基础和导向，伴随着士官的职业生涯逐级展开，将战与训合一，为用而训。

军事职业教育终身化也应成为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尽快从满足岗位需求的“终结性”转向服务个体生涯发展的“终身性”，遵循士官人才成长规律，科学设计我军士官职业成长路线图，在其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进行“连续性进程”的系统培训，使士官始终处于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的状态，逐步提升我军士官的整体素质。每一阶段的教育，不仅要满足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要与先前或尔后的教育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实现士官人才培养的综合效益。除了注重各个教育阶段的衔接配合，还要实现士官职业教育与其它教育的横向融通。在终身学习思想指导下，通过学分转换和认可，

实现士官教育与国民教育在不同教育类型、不同教育层次上的自由沟通和互换;加快推进士官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努力形成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相衔接又兼顾军队特色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体系,实现资格证书互认,使得我军士官真正学有所获,退役后仍能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力。

(三) 强化军事教育立法意识,完善士官职业教育法规制度体系

纵观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历程,针对士官教育发展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美军都能及时出台相关的法规制度,数量之多、修订之快、涉及范围之广,较高的法治化程度确保了体系的规范运行,以及士官教育的持续推进。从当前我军士官教育法规体系建设情况来看,制度短缺和执行失范现象较为严重,亟需完备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关配套的法规制度。深入总结我军士官教育经验,研究制定士官职业教育条例,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形成完整体系,突出士官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促进士官培训走向全面规范,为培养高素质士官提供根本制度保障。此外,要按照规律严格实施进阶教育。为士官职业生涯设计的进阶教育要利于士官在军地发展,不能走过场,不能因为晋级或其它原因而不让其接受教育等,促进士官队伍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要严格落实训用一致、晋训关联机制。注重教育培训内容与职业技能鉴定、与实际工作岗位及选拔与分配三个结合,坚持先训后用、优训优用,将未经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不能晋升作为硬性规定,使士官教育培养与考核晋升紧密结合,真正实现“先培训、后考核、再晋升”。

(四) 按照开放灵活的原则,推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士官职业教育着眼于士官职业生涯全过程,面向岗位多、内容变化快,无论哪所士官院校都很难独立完成职业教育任务。重视全面开放是美军士官职业教育所推崇的又一重要理念。跳出军校教育小系统,融入国家教育大系统,全面服务于在岗士官的成长需求。立足我国我军实际,一是要完善士官教育与国家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寓军于民,发掘利用好部队院校的自身资源,充分借助地方的优质教育资源,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并做好各层次各类型教育的衔接贯通、互通互认,走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士官人才培养的道路。二是要逐步形成有计划的士官

院校教育、循序渐进的部队岗位锻炼、因地制宜的在职持续发展三者有机结合、交替进行的军事职业教育良性运行机制。重视自学与函授教育,将其同驻校学习、实践锻炼同等重视,作为士兵知识更新、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借鉴美军充分利用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为士官提供网络学历教育的做法,通过实施远程教育,扩大覆盖面和适用性,使士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接受标准化的培训课程,逐步形成以数字化在线课程资源为核心、以士官职业教育云服务平台为基础的全员全时全域的士官职业教育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军以战争为检验标准推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改进,极大地避免了一些制度不科学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情况。有鉴于此,要建立灵活有效的评估反馈机制,完善质量监控,促进士官职业教育与时代、与战争要求同步发展。

注释:

- ① 这所炮兵学校并非采用军官、士官分别组训的方式,而是针对整个建制部队施教。
- ② 美军现役士兵按照薪金等级从低到高分九级,即E-1(三等兵)、E-2(二等兵)、E-3(一等兵)、E-4(下士)、E-5(中士)、E-6(上士)、E-7(三级军士长)、E-8(二级军士长)、E-9(一级军士长),其中E-5至E-9为士官级。我军士兵军衔分为列兵、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四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其中,下士、中士为初级士官,上士、四级军士长为中级士官,三级、二级、一级军士长为高级士官。

参考文献:

- [1] Department of War. Abstract of Infantry Tactics; including Exercises and Manoeuvres of Light-infantry and Riflemen; for the Use of the Militia of the United States[M]. Boston: Hilliard, Gray, Little and Wilkins, 1830: 14.
- [2]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3] Jarod A P. "Backbone Basics: 234 Years of Army Leadership"[J]. Fires, 2009(July - August): 7 - 8.
- [4]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5]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6]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7] George G A. Air Force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R]. Maxwell AFB: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1986:8-11.
- [8]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9]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10] USASMA. About USASMA [EB/OL]. [2016-08-17]. http://usasma.armylive.dodlive.mil/?page_id=2173.
- [11] SEA. Academy History. [EB/OL]. [2016-08-17]. <https://www.usnwc.edu/Departments—Colleges/Senior-Enlisted-Academy/Academy-History.aspx>.
- [12] Enliste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bout Us[EB/OL]. [2016-08-17]. <https://www.mcu.usmc.mil/epme/SitePages/Home.aspx>.
- [13] CPO Academy. Chief Petty Officer Academy history [EB/OL]. [2016-08-17]. <https://www.uscg.mil/cpoacademy/History/cpoahistory.asp>.
- [14] Daniel K E. Educating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EB/OL]. [2016-08-17]. <http://www.ncohistory.com>.
- [15] Thomas N. Barnes Center for Enlisted Education. About Us [EB/OL]. [2016-08-17]. <http://www.airuniversity.af.mil/Barnes/>.
- [16] Enliste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bout Us[EB/OL]. [2016-08-17]. <https://www.mcu.usmc.mil/epme/SitePages/Home.aspx>.
- [17] Joint Staff. Enliste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Z]. Washington, DC; Joint Staff, 2015.
- [18] Joint Staff. Enliste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Z]. Washington, DC; Joint Staff, 2015.
- [19] Department of the Army. U. S. Army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Guide[Z].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15.
- [20] [美]詹姆斯·邓尼根,雷蒙德·马赛多尼亚. 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143-144.

(责任编辑:赵惠君)

(上接第21页)

多地参与到科研活动中来,激发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热情与意愿,对于提升本科生参与科研的内容维度的动机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 王根顺,王辉.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科研能力培养的途径与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3):44-48.
- [2] 谢玉华,毛斑斑,张新燕.高校教师科研动机实证研究[J].高教探索,2014(4):156-159.
- [3] 黄志斌.科研动机系统结构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1994(5):58-61.
- [4]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科生毕业学员综合素质评定实施细则[Z].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14:1-4.
- [5] 夏建国.基于人才分类理论审视技术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J].中国高教研究,2007(5):5-8.
- [6] 谭春娇,刘越,赵亮,等.本科导师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J].计算机教育,2015(6):5-7.
- [7] 李怀,邵慰.高校科研人员激励制度的层级理论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9(7):113-118.
- [8] 马更新.大学生科研活动的特点与方式[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00(2):107-109.

(责任编辑:胡志刚)